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九四回 得細情天霸赴山東 施手段普潤打客店

卻說施公見趙氏兄弟說瑯琊山出了大事，知道賀人傑之事，忙問道：「英雄所言，究是何事？莫非為那齊星樓之什麼？」趙四道：「大人所見不差，小人此來，正因賀人傑同他妻子二人偷探，被王朗撥動機關，用火箭射他，二人受傷。雖然為他逃走，大約下山之後，便要送命。此事在王朗看來，已覺得毫無懼怯，無奈曹勇從旁慫恿說：事由根起，禍不單行，賀人傑上山，皆是大人指使，若不將大人送了性命，這裡能人廣眾，少不得尋覓了好手，報復於他。故命小人兄弟來幹這事件。可憐他的山上那個姓殷的，必是送命了。今小人倒有一計在此，黃老爺有這一身本領，何不同我等前往山東，用個裡應外合，豈不是好麼？」施公道：「英雄此來，所為何事？此事未成，已令汝兄弟為難，若再命黃賢弟同去，設處事不密，豈不反送汝二人之性命？」趙五道：「大人且放寬心，常言道：『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』大人為國家的棟樑，口碑載道，誰不知之。王朗雖有恩於我，是私恩也。咱們為大人出力，是公恩也！公而忘私，有何不可？但得黃老爺同去，裡面消息。」

自可得知，若能趁此破了此樓，小人也有出頭的日子了。」施公聽了此言，也覺出於至誠，便向黃天霸道：「賢弟本欲前去一往，難得有他弟兄做為內應，諒無不成之事。本院忠厚待人，他弟兄當可為力。」天霸道：「既然大人吩咐，咱與他同去便了。」說著，施公便命廚下送出酒肴，就在書房一席坐下。趙五又與郭起鳳等人，談論江湖上事件，約至四鼓以後，方才散席。

眾人謝了施公，各回自己的所在；惟有天霸仍回本人的衙門，同張桂蘭說明此事，命他瞞著人傑的母親，自己收拾包裹，率同關太，復行到了轅門，拜別眾人，與趙氏弟兄向山東而去。

在路非止一日。這日過了徐州，已是夕陽西下，遠遠見前面有個村鎮。向著關小西說道：「關大哥，咱們走暈了，今日在此權住一宵，好讓俺明日趕路。」趙五道：「俺也餓了，前面這鎮上咱有個至好的朋友，名叫獨眼龍方剛，在此開設個吃食店面，往來皆住在客店中，好酒好肴，悉聽其便。」天霸道：「既有這座所在，你便前去通知，俺三人後來便了。」趙五聽了此言，隨即趕先前去，到了鎮上，見方家店前，擁著個大大的人圈，叫喊之聲，絡繹不絕。趙五不知何事，只得將長衣掀去，兩個拳頭用了個分水式，一聲叱咤，闖進店中，便當中一站，將兩首的全部分開，連忙高聲叫道：「佛爺爺！有趙五在此，你我皆江湖上朋友，有話但說不妨，何必彼此較量。」說著，將方剛推了過去。

那和尚忽見來了一人，將自己攔住，也就向趙五道：「朋友，且聽我講明，便知出家人的委屈。咱與朋友由潼關而來，到了河南，不期抱病，俺想等他數日然後同行。誰知一病半月，精力不佳，暫時不能舉步；只因要事在身，故命俺先自啟行。」

今日到了這店中，覺得身子不爽，猶恐再去趕路，受了風寒，反誤了事件。見這店中也還潔淨，遂取了五六兩碎銀，命他代辦些面飯；上午已過，下晝時分肚中饑餓，命他蒸兩籠饅頭下酒。誰知他早間將銀兩取去，此時便壞了心腸，這店內許多客人，走進來的，俱皆吃畢，只有俺的久久不來，你道是惱與不惱？因此俺請教了他幾句，反說俺是出家之人，不應吃這牛肉饅頭；故俺一時氣惱，與他動起手來。不期台駕到此，有何見教？」趙五還未開口，方剛早已罵道：「你這賊禿，還虧你會撒這謊話，若再開言，便要汝這烏珠去合藥！你道俺懼你不成？」

趙五知他兩人總有不是，因道：「方大哥，你且將原委說來，究竟何以動手？」方剛道：「五哥有所不知，午前這禿廝過來，便蠻喚亂叫，要了這件，復要那件。因為是件生意，只得命小二小心服侍。吃畢之後，計算各帳有八兩多銀；向他討要時，他說我是出家之人，與這裡募化頓午飯。咱還道是嬉笑的話頭，也就不向下問。方才下晝之時，又要許多酒菜，小二便向他要錢，他便老羞變怒，敲打起來，以致彼此爭論。俺這行業雖小，也是個生意，你今日來闖光蛋，他明日又來白吃，這店門早經關閉的了。咱在江湖上也有這一派名聲，誰不知俺的手毒？他這禿驢敢來放肆，還能受他的威脅麼？」

趙五聽他所言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「汝這禿驢，在俺爺爺面前，膽敢花言巧語！不要走，吃俺一拳！」說著，左手一起，一個獨立擒王，劈面打去。和尚見他動手，也就翻臉過來，左手向前，右手向後，用了關門捉鬼式，五指分開，便想握他這臂膀；趙五一時性急，不分皂白，亂打起來。和尚見了說道：「你這無用的死囚，別走了，四五個來往，便出這個模樣，你佛爺爺便怕你不成麼？」當時叱咤一聲，如雷貫耳，兩隻手盡對著趙五的手肘，緊緊隔架。趙五本想亂打一番，使他個措手不及。誰知這和尚口分猛勇，不但不能取勝，反而支持不來；加之肚中空虛，早已汗流浹背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外面黃天霸等人早已到了，見趙五與和尚動手，也不道原因。趙五欲上前，只見黃天霸迎面上前大聲喊道：「趙五哥權且住手，俺黃天霸助你一臂之力。」說著，袖口一起，取出金鏢，便向和尚打去。和尚正欲擺佈趙五，忽聽「黃天霸」三字，不禁吃了一驚。正思住手招呼，猶如閃電一般，一陣冷風，對命門打下。和尚曉得不好，趕急轉身一扭，左手一起，將那只金鏢接著，復向天霸笑道：「姓黃的，聞你大名已久，能奈你佛爺爺怎樣？有金鏢全數打來，若傷俺的毫毛，也不在北道之上上了。」天霸也甚驚訝，忙道：「咱天霸萍水相逢，何肯遽然動手。只因路途經此，見汝這和尚與俺朋友交鬥，特恐互有傷損，因此略施一鏢，以解此爭。咱們皆是久慕，還不知和尚仙山何處？到此何干？」和尚見他如此言語，乃道：「汝問此何干？汝問那個君召，便知和尚的來歷了。」

天霸聽了此言，心下愈覺疑惑，趕道：「和尚俗家莫非姓雲麼？」

和尚聽了笑道：「汝這言語，也就奇了！難道萬君召的朋友，只有姓雲的一人，此人而外，別無朋友麼？在汝既認識君召，何故又與俺動手呢？」這番言語，反把黃天霸說了疑信參半。

只得上前問道：「和尚既言君召，何以他此時不來，抑或途中另有何故，且請說明，俾知底細。」和尚道：「此地非談話之所，若欲問他事件，且命治壺酒來，咱們談論談論。」天霸欲問君召，只得命趙五退了下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